

## 简牍所见“专职”士吏与汉代边郡粮食管理(续)

吴方浪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4-0042-11

(上接《中国农史》2020年第3期)

### 三、“掌官士吏”与边关粮食“入受”

新近刊发的《肩水金关汉简(伍)》出现了数枚与“掌官士吏”相关文书,内容是“掌官士吏”“入受”“訾家”(或“适吏”)从居延转粮。“掌官士吏”主管边关粮食“入受”现象未见于其他汉简,“掌官士吏”一职亦不见于其他简牍或传统文献,较为特殊。现摘录如下:

36. 粟大石二十五石 始建国二年十月甲寅肩水掌官士吏恽受訾家居延万岁里衣戎就人西道里王竟 73EJF3:101

37. 入居延转车一两粟大石二十五石 始建国二年十月丁未肩水掌官士吏恽受訾家广都里社恽就人平明里 73EJF3:106

38. 两粟大石二十五石 始建国二年十月戊申肩水掌官士吏恽受适吏李忠就人居延市阳里席便 73EJF3:107

39. 入居延转车一两粟大石二十五石 始建国二年十月甲寅肩水掌官士吏恽 73EJF3:192

40. 入居延转车一两粟大石二十五石 始建国二年十月丁未肩水掌官士吏恽受 73EJT21:145+  
73EJF3:463<sup>①</sup>

除此,还有几例疑似为“掌官士吏”文书,如:

41. 入居延转车一两粟大石二十五石 始建国二年十月丁未肩水掌官士 73EJF3:405

42. 入居延转车一两粟大石二十五石 始建国二年十月戊申肩水 73EJF3:459

“掌官士吏”一职仅出现于《肩水金关(伍)》,从该官职后缀“士吏”一词可推断其当为“士吏”一种,至于“掌官”作何解,则不太明了。

边郡出现的“掌官+官职”此类官名组合除肩水金关汉简所见“掌官士吏”数例外,地湾汉简亦见有一例,如:

[收稿日期] 2019-10-28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汉代丝织品消费问题研究”(2019M650155);江西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新出汉简与汉代边郡赏贷问题研究”(18wt21)

[作者简介] 吴方浪(1986-),男,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① 雷海龙:《〈肩水金关汉简(五)〉释文补正及残简新缀》,《简帛》第1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43. □庚申兼掌官掾

86EDT16:15<sup>①</sup>

由“兼掌官掾”一语知,简43中的“掌官掾”一职此时由他官兼任。与出土简牍所见与“掌官”称谓类似,动词+“官”置于官职名称前特指某一官职的还有“主官”称谓,如:

## 44. 建始三年五月甲辰,主官掾昌敢

30·8<sup>②</sup>

## 45. ●右一人主官令史□

71·43

46. 甲渠塞百石士吏居延安国里公乘冯匡,年卅二岁,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三月己亥除署第四部,病欬短气,主亭隧七所,呼,七月□□除署四部士吏□匡,软弱不任吏职,以令斥免,建武五年五月乙亥朔丁丑主官令史谭,劾,移居延狱,以律令从事 E.P.T68:4+5+6+7+8<sup>③</sup>

47. ●状辞:公乘居延鞬汗里年卅九岁姓夏侯氏,为甲渠候官斗食令史,署主官,以主领吏备盗贼为职。士吏冯匡,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七月壬辰除署第十部士吏,案:匡软弱不任吏职,以令斥免。建武五年九月癸酉朔壬午令史立,敢言之,谨移劾,劾状,建武五年九月癸酉朔壬午甲渠令史,劾,移居延狱,以律令从事 E.P.T68:9+10+11+12+13+14+15

据上可知,简牍文书中的“掌官”或“主官”称谓在使用上均属“‘掌官’(‘主官’)+候官属吏”组合结构,与“掌官”组合的属吏有士吏、掾两类,与“主官”组合的属吏有掾、令史两类。从隶属上看,简43出土于地湾,为肩水候官驻地,该简所载“掌官掾”应隶属于肩水候官;简44出土破城子,属甲渠候官,文书中所记“主官掾”应隶属于甲渠候;简45、46、47中的“主官令史”很明显亦属甲渠候官。据李均民研究,汉代边郡候官属吏中有掾、令史和士吏等<sup>④</sup>。显然,官职隶属上看,出土汉简所见“‘掌官’(‘主官’)+候官属吏”组合而成的官职均属候官这一级行政机构,且与“掌官”或“主官”组合的“候官属吏”如士吏、掾、令史等均为位居候官属吏中的“主吏”,地位重要<sup>⑤</sup>。可见,汉代简牍文书中“掌官”与“主官”称谓在使用上有很大的共通性。

关于简牍中“主官”称谓内涵,汪桂海认为是候官不在情况下,对“兼行某官事”掾、令史、尉史等属吏的一种称呼<sup>⑥</sup>;陈梦家指出“主吏”若干人中,其一人为长,则为“主官”<sup>⑦</sup>;刘晓满则认为“主官”本质上仍是属吏,是边塞行政组织特定情况下的官职设置<sup>⑧</sup>。笔者以为刘说最接近史实。从简46、47“主官令史”职责上看,“主领吏备盗贼”为职,重点在“主领吏”三字上,这里的“吏”指的是候官下属诸吏,“主领吏”意思就是主管、掌领候官诸属吏,权力大,职责重。简46、47“主官令史”举劾士吏案例即反映此点(举劾部士吏“软弱不任吏职”后可直接宣布“以令斥免”,并将之送移居延狱,代候行使职责)。同时,“主官令史”亦非常设官职,如简47“主官令史”夏侯立,其本职应是甲渠候官斗食令史,正如刘晓满所指出那样在出现某种特定情况下“属主官”,强化或提升本职所未有的职权,达到处理某项特殊政务的目的,类似于县之“主吏”——功曹。这也体现了候官日常行政过程中,某种常规运作无法达到目的特殊情况下边郡政务的机动运作。

①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地湾汉简》,中西书局,2017年。本文所引同类编号简牍均出自此书,不另作注。

②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昭:《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本文所引同类编号简牍均出自此书,不另作注。

③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本文所引同类编号简牍均出自此书,不另作注。简46几枚简牍无论从简牍材质、出土地点、书写字迹、记载内容等方面看均非常相似,故笔者认为可缀合为一枚同一类型简牍。简47与简46性质类同。

④ 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上)》,《文史》第三十四辑,中华书局,1991年。

⑤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02页。

⑥ 汪桂海:《汉简丛考(一)》,《简帛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 陈梦家:《汉简缀述》,第102页。

⑧ 刘晓满:《秦汉官吏称“主”与行政责任》,《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同理类推,“‘掌官’+某吏职”组成的特定官职同样具有上述“‘主官’+某吏职”类似功效。“掌”,《说文》引段玉裁注云:“凡《周礼》官名掌某者,皆持之意。”<sup>①</sup>意思就是说“掌”与官名连用,取主持、主管之意,与“主官”之“主”意思相近。如《汉官六种·汉官旧仪》“边郡太守”条下云:“置长史一人,掌兵马。”<sup>②</sup>就取主管意解。汉简中同样出土有“掌”字使用文书,如:

48. 间田武阳里年三十五岁姓李氏除为万岁候造史以掌领吏卒为职 疏 775<sup>③</sup>

简48是任免李氏为万岁候造史的文书。张德芳、刘文玲指出造史疑为“造令史”之省称,地位高于普通令史,为诸令史之长<sup>④</sup>。前面提到,“主官令史”地位高于普通令史,是诸吏中的“主吏”,与造史(造令史)或为同性质的令史,地位高于普通令史。出土文书在描述两者职责时指出,造史(造令史)以“掌领吏卒为职”,“主官令史”则是“主领吏备盗贼为职”,两者职责中都有“领吏”,只不过一个以“掌”描述其主管职责,另一个则以“主”彰显其职责权限,虽用词不同,但表意一致。如此看,简牍文书用语中“掌”与“主”在修饰某官吏职掌时,语义一致,均取主持、主管之意。

较“掌”而言,汉代官文书中“官”字如单独使用,指称相对比较单一,指某一级行政机构,在边塞通常为候官省称<sup>⑤</sup>。如:

49. 三月壬申官告第四候长成等府记省卒册二人遣士吏就将领之適□ 59·32, 59·33

50. 第十四隧长风将部卒诣官廩六月癸丑平旦入 89·11

51. 官告候长辅上,记到,辅上驰诣官 E.P.T.56:8A

简49甲渠候官以下行文方式通告第四候长,“府记”令士吏就将领省卒劳作;简50是第十四隧长风带领部卒到甲渠候官发放廩食记录;简51甲渠候官命令候长辅驰诣官<sup>⑥</sup>。可见,“官”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单独出现在边塞文书中,指的是“候官”,而郡太守府一般称“大守府”、“守府”、“尹府”或“莫府”,都尉府省称为“府”,候长所在诸部则通常简称为“部”<sup>⑦</sup>。

综上,汉代简牍中“掌”字的使用类似与“主”字,取主持、主管之意,“官”为候官之省称。“掌官”称谓同“主官”称谓类似,指某一级行政机构(边塞候官)中诸吏之长,地位高于官职前不加“掌官”或“主官”称谓的普通属吏,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官吏。简36~42所载“肩水掌官士吏”即肩水候官下属士吏之一,“掌官”即主管或掌管肩水候官这一行政机构诸属吏,为肩水候官诸吏之长,地位高于普通士吏。“肩水掌官士吏”仅现于莽新时期(始建国二年),未见他载,或同“造史”一样,亦为王莽官名改易所置,为莽新时官职特殊命名现象<sup>⑧</sup>。

根据上述简36~42七枚简牍内容,“掌官士吏”粮食入受文书书写格式可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记载的是“入受”粮食的来源(居延)、转车数量(一两)、粮食种类(粟)和“入受”粮食数量(大石二十五石),下半部分则记载“入受”时间(始建国二年十月某日)、“入受”粮食单位(肩水候官)、具体经办官吏(“掌官士吏恽”)以及承担粮食运输人物身份信息(訾家或適吏)、粮食实际转运人(就人)的籍贯等,这或是汉代

①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92页。

②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47页。

③ 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下文简称为“疏”。

④ 见张德芳:《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刘文玲:《居延新简释文补遗》,《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⑤ 陈梦家:《汉简缀述》,第48页。

⑥ 李均明:《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⑦ 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37~70页。

⑧ 关于汉简所见新莽对边郡属吏职名改易相关研究,见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158页)、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75页)、张德芳《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刘文玲《居延新简释文补遗》(《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等。

边关粮食“入转”与“付受”文书的标准格式。

粮食调配进入“入受”阶段表明粮食运到了目的地,转输已经结束,开始进行粮食交付。汉简所见,边郡粮食“入受”有两类:一是军、地间的粮食“入受”,另一就是候望系统内部粮食“入受”<sup>①</sup>。首先看军、地间的粮食入受。如:

52. 入粟糜黍十八斛<sup>其二十黍斛粟</sup>正月癸亥掾田哀受龙勒五官掾周生期 敦 311

简52“掾”通“掾”,记载的是掾田哀“入受”龙勒五官掾周生期运输过来的78斛粮食。汉代内地县属吏有廷掾,且见有以郡“五官掾”僭称者,如《建平郫县碑》刻有郫县“五官掾”范功平<sup>②</sup>。而河西屯戍系统中,仅见主官掾、劝农掾、兵马掾、掾等<sup>③</sup>,不见五官掾或“三官掾”。显见,简52“龙勒五官掾”指的是龙勒县的“三官掾”,非边塞戍防组织中的属吏“掾”,称“三官掾”或为小县(龙勒)属吏之故<sup>④</sup>。又该简出土于敦煌马圈湾遗址,为玉门候官驻地<sup>⑤</sup>。因此,简52中的另一“掾田哀”指的当是玉门候官的“掾”<sup>⑥</sup>。据该简知,军、地(候官与县)不同系统间的粮食“入受”由官秩同等的官吏(如均为“掾”)负责对接。

候望系统内部的粮食“入受”文书西北汉简常见,“入受”程序包括受粮登记核校、汇总上报、定期编制谷出入簿等<sup>⑦</sup>。如:

53. 输卅粟七十石 今入卅石

与此四百七十二石八斗 73EJT37:724

这是肩水候官入粮登记文书,从简53知,虽然转输了70石粟,但肩水候官只“入受”了30石,加上存粮一共是4872石8斗,转输与“入受”粮食数量存在较大偏差。因此,在粮食“入受”过程中,一定要认真的合校受粮数量,并定时向所属上级汇报“转谷到车两石斗数”,如:

54. 五石皆省输甲渠候官偃已入廿石少廿一石六斗六升大大偃已入卅三石 府

.....

已上建始二年七月丙戌朔 甲渠士吏.....偃..... E.P.T52:197

55. 告尉谓第廿三候长建国受转谷到言车两石斗数 145·2

简54为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七月甲渠士吏汇报登记合校入粮数量的上行文书;简55则为甲渠候官通知尉,第廿三候长在“入受”转谷后上报受转谷“车两石斗数”的下行文书。候官在收到下属粮食“入受”单位呈报上来的受转谷“车两石斗数”之后,也要定期编制、上报“谷出入簿”给都尉府。如:

56. 甲渠候官神爵三年九月谷出入簿 E.P.T52:203

57. 甲渠候官五凤二年谷二月出入簿 E.P.T52:473

58. 甲渠候官初元二年六月谷出入簿 E.P.T53:222

59. 建武四年十一月戊寅朔乙酉甲渠都守候博敢言之 谨移十月尽十二月

谷出入簿一编敢言之 E.P.F22:453

① 关于汉简中粮食接收文书分类,李均民、李天虹等认为是“谷出入簿”(见李均民:《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1页),苏卫国命名为粮食“付受”文书(见苏卫国:《也论简牍中所见谷物“付受”文书》,《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笔者以为,该类文书以“入”字开头,其后以“受”连接前后内容,如前引简1-5,因此准确地讲,该类文书应称为粮食“入受”文书。

② 参见安作璋、熊德基:《秦汉官制史稿(下)》,齐鲁书社,1984年,第172页。

③ 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6·10、30·8等。

④ 吴初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1页。

⑤ 何双全:《论西汉玉门关的三次变迁》,《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6页。

⑥ 候官属吏中有掾,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49页。

⑦ 见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简 56、57、58 分别为甲渠候官神爵三年九月、五凤二年二月、初元二年六月“月谷出入簿”，简 59 记载的是建武四年(28 年)十一月甲渠候官呈报都尉府“十月尽十二月”共三个月(一季度)的“季谷出入簿”<sup>①</sup>。可见，粮食“入受”单位在接收粮食时要认真登记、核校“入受”粮食数量，并将受转谷“车两石斗数”汇报给候官，再由候官汇总，按月或季度定期编制、呈报“月谷出入簿”、“季谷出入簿”致都尉府，类似于内郡的“上计”制度<sup>②</sup>。

居延地区出土简牍还可见与上述“掌官士吏”粮食“入受”类似文书，如：

60. 入粟大石二十五石 车一两

输甲沟候官 始建国五年六月令史 受訾家当遂里王护 16·2

61. 入粟大石廿五石 十二月乙亥令史□受阳里王宣 33·3

62. 入粟大石廿五石 车一两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谭受訾家茂陵东进里赵君壮就人肩

○ 水里邳宗 E.P.T59:100

63. □亥甲渠掾谭受訾家平明里高护就□ 154·5

64. □□掾谭受訾家利上里崔广 E.P.T7:4

65. 入穬麦小石卅八石七斗五升少十一石七斗五升 元始二年正月丁巳令史丰受就人敦煌

安国里范仲

敦 532

简 60、61 为同类文书，记载莽新时甲渠(沟)候官令史“入受”居延訾家转粮；简 62、63、64 均为甲渠候官掾受訾家转粮；简 65 讲的是元始二年(2 年)玉门候官令史丰受敦煌就人转粮<sup>③</sup>。其中，同“掌官士吏”一样“入受”居延訾家转粮的有甲渠候官令史(简 60)<sup>④</sup>、甲渠候官掾(简 63、简 64)三例，另有甲渠官掾谭受茂陵訾家一例。从转输与“入受”粮食区域范围上看，上录六枚简牍均属某都尉府辖区内的粮食调给，“入受”粮食对象皆为候官下普通属吏。如简 60、61、62、63、64 从居延转粮给甲渠候官，属居延都尉府辖区内部粮食转输<sup>⑤</sup>；简 65 为玉门都尉辖区内部粮食调配。这就与前文所探讨的“掌官士吏”粮食“入受”有很大不同。其一，从简 36~42 披露的信息上看，“肩水掌官士吏”属肩水候官，隶属于肩水都尉，其“入受”的粮食全部来自居延，数量均为“转车一两粟大石二十五石”(大石二十五石是汉代一车载粮的标准定量，见前文)。因此，简 36~42 所载“掌官士吏”粮食“入受”属于两个不同都尉府间(居延都尉府→肩水都尉府)的粮食调配。其二，与简 60~65 由普通属吏(令史或掾)负责粮食“入受”不同，简 36~42 则出现了身份地位较高的“专职”士吏(“掌官士吏”)主官粮食“入受”。上文已指出，两都尉府之间的粮食调配通常需要太守府进行统筹协调，这也体现了简 36~42 粮食“入受”不同于简 60~65 的特殊性，设身份较高的“专职”士吏(“掌官士吏”)主管粮食“入受”。

《肩水金关汉简(伍)》所载始建国二年肩水候官设“掌官士吏”专职主管居延转粮“入受”这一现象的出现，或与莽新始建国二年史事密切相关。《汉书·王莽传》载，莽新始建国二年(10 年)，派王骏等六人出

① 为论述方便，本为暂将候官每月汇总上报的“谷出入簿”称之为“月谷出入簿”，将“十月至十二月”三个月(一季度)的“谷出入簿”称之为“季谷出入簿”。

② 关于汉代“上计”，可参见侯旭东：《丞相、皇帝与郡国计吏：两汉上计制度变迁探微》，《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③ 简 100 出土于敦煌马圈湾遗址，为玉门候官驻地(见何双全：《论西汉玉门关的三次变迁》，《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因此简中“令史丰”指的应该是玉门候官令史。

④ 居延有当隧里、平明里，分别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88·15、55·6。又居延汉简见“甲渠候史利上里高何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11·7)，根据严耕望考证，秦汉郡县属吏大都为本地人(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年，第 357 页)，据此，“甲渠候史利上里高何齐”当为居延县人士，利上里位处居延县。

⑤ 《敦煌汉简释文》校释者认为，汉县不见有“三官掾”，仅见“五官掾”，该简文称“三官掾”或因龙勒为小县，曹掾史职少员阙，故改称“三官掾”(见吴初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51 页)。

使匈奴,易“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单于求故玺不得遂大肆“寇边郡,杀略吏民”;后在西域又出现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贼杀戊己校尉刁护,“劫略吏士,亡入匈奴”事件<sup>①</sup>,导致莽新朝与匈奴关系急剧恶化,宣、元以后边郡“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无)干戈之役”<sup>②</sup>太平景象一去不复返,汉匈之间相互攻伐不断<sup>③</sup>。在这种情况下,保障西北地区粮食后勤补给成为边郡防御的重中之重,而肩水塞地处河西通往居延塞外的要冲,担负者维系整个河西防务物资中转调配的重任,特别是战争状态下边塞粮食的供给保障成为肩水塞重要工作<sup>④</sup>。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文书也可证明这一点,如:

66. ☒ 车二两载穰麦五十石输橐佗候官 ☒ 73EJT28:32

67. ☒ ☐ 五十石输广地候官 73EJT29:99

68. 河南医师西信里苏解怒 车一两为饩得骑士利成里留安国鄴载肩水仓麦小石卅五  
石输居延 一矢 ☐ 二枚剑一 73EJT21:21

简 66 记载从肩水候官输穰麦五十石给橐佗候官,简 67 同样记载肩水候官输粮五十石给广地候官,简 68 饩得骑士押运肩水仓麦小石 45 石输居延,肩水候官所处肩水塞粮食居中调配地位可见一斑。故此,肩水候官于此时设“诸吏之长”、身份地位较高的“掌官士吏”专职肩水塞粮食“入受”,以保障边塞后勤粮食供给就显得十分及时和必要。肩水金关汉简所见莽新特殊时期肩水候官设“掌官士吏”专职主管粮食“入受”,一方面体现了汉代边郡后勤粮食管理体系的完整、复杂与高效运作;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两汉边塞在应对非常态化特殊状况下的政务机动运作能力。

#### 四、“将廩士吏”与边郡廩食发放

“将廩士吏”一职汉简仅见一例,如:

69. ☒ 己未官告将廩士吏谭故第十四隧 ☒ 272·34A

☒ 六月廿七日六月卅七月卅 ☒ 272·34B

该简出土于 A8 破城子,位处甲渠候官驻地,且文书中所载第十四隧亦隶属于甲渠候官,因此该简中的“官”指的当是甲渠候官,文书为甲渠候官下达给“将廩士吏”谭、故第十四隧的下行文书。可由此推知,“将廩士吏谭”也隶属于甲渠候官,为甲渠候官负责“将廩”事务的专职士吏。关于“将廩”一词在文书中的使用情况,汉简还见以下数例:

☒ 所将廩车吏家 73EJT21:293

☒ ☐ 就属今旦将廩

☒ ☐ 叩<sup>=</sup>頭<sup>=</sup> 73EJT23:253AB

元延二年十月壬子甲渠候隆谓第十候长忠等记到各遣将廩 214·30

由于上述三枚简牍残缺比较严重,特别是“将廩”二字之后缺乏关键信息词语,因此仅就此三简很难判断“将廩”应作何解。上文在探讨“将转守士吏”时已对“将”字作过释义,“将”,帅也,有将领、统率、指挥之意。“廩”字的使用,汉简比较常见,如:

70. 出盐一斗七升 四月丙令拓以廩止虏隧卒部贤为张定刑留取三月四月食 73EJT1:23

71. 出粟二石 廩受降隧长桓豊七月食 ☒ 73EJT6:55

① 《汉书》卷 99 中《王莽传》。

② 《汉书》卷 94 下《匈奴传》。

③ 参见吴方浪:《匈奴南将军与汉、匈丝路北道争夺》,《内蒙古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

④ 见陶玉乐:《汉代肩水塞的布防特点及历史价值》,《敦煌研究》2015 年第 3 期。

72. 出麦二石 廩驷望隧卒张立十一月食

73EJT23:912

简70是给止虏隧卒发放3、4月份食盐的文书,简71是发放受降隧长桓豐七月口粮二石的记录,简72同样是发放驷望隧卒张立十一月口粮二石的记录。汉简中此类文书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从这三枚文书内容看,“廩”指的均是对戍边人员的粮食或食盐等食物的发放(或称“廩食”),“将廩”就是将领、负责廩食发放工作,类似与前文所述“将转守士吏”中的“将转”。据此,简69“将廩士吏”由其官职(士吏)前修饰词“将廩”推知,指的应该是负责边郡戍边人员廩食发放工作的士吏。士吏负责边郡戍边人员廩食发放,汉简还见:

73. 出 元始四年二月戊辰士吏宣以给仓龙隧长成并三年十月麦 敦522

74. 五凤三年三月丁丑朔癸卯士吏带敢言之候官隧和吏妻子私从者三月稟名籍一编敢言之 敦998

75. 取 十一月乙亥士吏以廩吏卒廿七人 35·19

76. □廩 □廩 亭廩二石

□ …… 士吏级廩 E.P.T10:12

简73记载平帝元始四年(4年)二月士吏宣给仓龙隧长成并三年十月的口粮麦;简74是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三月士吏带向候官上呈隧和吏妻子私从者三月的廩食名籍;简62记载某年十一月士吏廩食吏卒廿七人情况;简75同样是记载士吏级发放廩食情况的文书。可见,汉代边郡由士吏负责廩食发放当属常见,但候官设专职“将廩士吏”主管其辖区属吏的廩食发放现象,已出土汉简则仅见简69一例。

## 五、“專部士吏”与边郡粮食监督管理

“專部士吏”见于额济纳河流域出土的额济纳汉简“專部士吏典趣辄”册书,现将其摘录如下:

### 77. ●專部士吏典趣辄

告士吏候长候史坏亭隧外内<sup>①</sup>

告候尉赏仓吏平斗斛毋侵

●扁书胡虏講赏二亭扁一毋令编幣绝

●察数去署吏卒候长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长五去免辅广士卒数去徙署三十井关外

●察士吏候长候史多省卒給为它事者

告隧长卒谨昼夜候有塵若警堠外谨备之

●察候长候史虽毋马廩之

99ES16ST1:1-8<sup>②</sup>

关于“專部士吏典趣辄”册书性质及“專部士吏”职责,学界多有探讨<sup>③</sup>。“專”与“專辄”连读,指專断、

① 关于这条简牍的校释,参见雷长巍《〈專部士吏典趣辄〉校注》,简帛网,2012年7月24日。

② 见《额济纳汉简》“專部士吏典趣辄”(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③ 如白音查干、特日格勒《额济纳汉简概述》认为,“以上为一部册书,是候官派驻各处烽燧士吏们的工作条款,提醒士吏们要完成的工作”;李均明《额济纳汉简法制史料考》也说,这册简书“内容为边塞当局依法律并结合当地实情颁布的行政规范”;王子今《额济纳〈專部士吏典趣辄〉简册释名》认为,这是一册公布部士吏工作要点的文书;黎明钊《士吏的职责与工作:额济纳汉简读记》既同意册书为“士吏行政规范”,又指出其内容为“士吏的具体职责”;马怡《扁书试探》指出该简册开列了士吏到部督察时的诸项职权,其宣论性质与扁书颇为相符;张俊民《〈额济纳汉简〉册书再探讨》则对马怡的“扁书”说提出异议;胡平生《“專部士吏典”简册考校》认为,“專部士吏典”正与汉简中所出现的“某部士吏某”这一格式相吻合,“專”应当是部名,“典”是任职士吏之人的姓名,该册书是“專部士吏”的效率手册,等等。

專职<sup>①</sup>；“部”指的是“專部士吏”行政区域<sup>②</sup>。这部册书记载的是居延都尉下派到某一辖区内监察候官政务的“專部士吏”所要完成的工作，“專部士吏”直属于居延都尉<sup>③</sup>。在该简册八枚文书中，其中有两条涉及到“專部士吏”对边郡粮食监督管理情况，分别是：

告候尉赏仓吏平斗斛毋侵

99ES16ST1:3

●察候长候史虽毋马廩之

99ES16ST1:8

简 99ES16ST1:3 大意是，“告诉候、尉、仓吏等要公平衡量，不要侵害受服务者的利益”<sup>④</sup>。汉代边郡仓储系统设“仓吏”主要负责粮食管理有关的工作<sup>⑤</sup>，因此该条讲的主要是让“仓吏”在粮食发放时要公平公正。简 99ES16ST1:8 记载的是监察候长在无马情况下有冒领马“廩食”的行为<sup>⑥</sup>。根据以上两条文书可知，仓的粮食发放与马的廩食管理也在“專部士吏”监察范围之内。

## 六、“专职”士吏所见边郡粮食后勤管理的机动运作

如上所述，汉边郡所见“将转守士吏”“掌官士吏”“将廩士吏”“專部士吏”等“专职”士吏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或部分)都与粮食管理有关，“将转守士吏”将领粮食转运，“掌官士吏”负责粮食“入受”，“将廩士吏”从事廩食发放，而“專部士吏”则负责粮食监察。从粮食转运、入受，到发放，再到监管，“专职”士吏全程参与汉代边郡粮食管理，充分体现了“专职”士吏作为边塞属吏中特殊一员职责的专一性、多样性与机动灵活性，既可参与候官常规政务运作，同时又可专职于某项特殊事务的完成。“将转守士吏”“掌官士吏”“将廩士吏”“專部士吏”等“专职”士吏的设置，显示出边郡政务特别是后勤粮食管理在应对特殊情况下的机动运作能力。下文顺此思路，将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前文已探讨“将转守士吏”与边郡粮食转输，但出土简牍所见边郡粮食转输多由“尉”“千人”等“长吏”将领部吏卒、訾家或就人等负责完成，如：

78. 𦣻得常乐里王禹 ●尉将 车二两麦五十石□

253·5

79. 永光元年五月戊子𦣻得守左尉奉移过所县□诣肩水候往

为候之𦣻得取麦二百石遣就家昭武安定里徐就等

月丙戌赴肩水候官□行毋留止如律令

562·3

80. 等车八两牛十头为事千人转运粟当□

73EJF3:472+540

81. □千人舍为橐他转输□□

73EJT4:85

① 关于“專部士吏”“專”字含义，各家意见不同。王子今《额济纳〈專部士吏典趣輒〉简册释名》认为，“專”同“專”，有宣传、公告之意；胡平生《“專部士吏典”简册考校》考证“專”为部名，类同于甲渠候官下吞远部、万岁部、第十部等诸部；马怡《扁书试探》认为，“專”应同“輒”连读，释为“專輒”，意指专断、专职；李均民《额济纳汉简“行政条规”册论考》、黎明钊《士吏的职责与工作：额济纳汉简读记》则认为，“專”，主司、负责，多指对某种权利的强力监督与掌控，犹今言“專政”。笔者以为李、黎说为是，相关考证见前引笔者《额简“專部士吏典趣輒”册书考论》论文。

② 学界对“專部士吏”之“部”的含义，亦多有探讨，普遍认为是候长所属诸部，前引白音查干、李均民、黎明钊等皆持此观点，胡平生则认为，“部”除了可作候长所属诸部解外，亦或指某将军之部属，即其所统领的部队。笔者认为，“專部士吏”之“部”应该等同于“五部督邮”之“部”，即士吏(督邮)行使职权包含一个或数个郭候的地理区域，相关考证见前引笔者《额简“專部士吏典趣輒”册书考论》论文。

③ 相关考证见吴方浪：《额简“專部士吏典趣輒”册书考论》，《简帛研究》2015年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④ 见李均明：《额济纳汉简法制史料考》，载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 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⑥ 见黎明钊：《士吏的职责与工作：额济纳汉简读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8期，2008年。



简78为上级通知尉将领饌得常乐里王禹转粮麦五十石,简79饌得守尉将领“就家”为肩水候官往饌得取麦二百石。“尉”将领粮食转输还可见前引简17(敦煌左尉调“訾家”为悬泉运谷芡)、简22(甲渠守塞尉将领右部为肩水金关转粟),同时还出现了专职转输的“将转守尉”(见简7、简8)和“将输守尉”(见简10)。简80则是“千人”将领车八两牛十头转运粟,简81讲的是“千人”为橐他候官转输谷物。除此,少见其他边塞官吏将领粮食转输者(简8见有士吏协同“将转守尉”参与粮食转输一例)。可见,由“尉”“千人”等“长吏”负责边塞地区粮食转输当属常制。“将转守士吏”专职粮食转输仅居延汉简见有一例,汉简所见“士吏”日常工作比较繁杂,基本上会参与候官所有的日常政务性工作,但鲜见负责粮食转输一职者。从职责上看,“将转守士吏”与“将转守尉”职责、官职命名类似,或是某特殊情况下仿“将转守尉”而设置、临时负责粮食“转输”的“专职”士吏,非边郡政务常态运作。

“掌官士吏”主管肩水候官“入受”居延转粮同样体现了边郡跨都尉府粮食调配的机动运作。同一时期边郡地区跨都尉府粮食“入受”还可见敦煌马圈湾出土“居摄三年入郡仓转粮”文书<sup>①</sup>。如:

郡仓居摄三年正月癸卯转两

82.入 居摄三年四月壬辰大煎都步昌候史尹钦隧长张博受就人敦  
粟小石卅一石六斗六升大 煌高昌里滑护字君房 敦282

郡仓居摄三年正月癸卯转一两半两

83.入 居摄三年四月壬辰大煎都步昌候史尹钦隧长张博  
麦小石五十六石二斗五升 受就人敦煌利成里张贺字少平 敦283

郡仓居摄三年正月癸卯转一两

84.入 居摄三年三月戊辰大煎都士吏牛党候史尹钦受就人效谷益寿里邓尊  
麦小石卅七石五斗 敦284

85.入麦小石十三石五升 居摄三年三月戊辰大煎都士吏牛党候史尹钦受就人效谷寿里  
邓尊少不满车两未泰 敦285

□□居摄三□□□□□一

86.入 □□三年三月戊辰大煎都士吏牛党□□□□□□

□小石卅二□□斗□升 □□□□□寿里□□□□□ 敦286

87.入郡仓元年六月转二两

麦小石七十五石

居摄元年八月己未步昌候长党隧长尚受就人龙勒万年里□ 敦1234

以上简牍记载居摄三年(8年)(简108为居摄元年)大煎都候“入受”“郡仓”转粮,由步昌候史尹钦、隧长张博或大煎都士吏牛党、候史尹钦或步昌候长党、隧长尚两人一组共同负责。这里“郡仓”指的是敦煌郡仓。从谷物出入区域看,上述六枚简牍与前引“掌官士吏”粮食“入受”简牍一样,均为跨都尉府辖区的粮食调给(敦煌太守府→玉门都尉府)。所不同的是,大煎都候官“入受”敦煌转粮由候官所属两名普通属吏共同负责,而肩水金关汉简“掌官士吏”文书则为“肩水掌官士吏”一人主管。

根据已出土简牍我们可知,汉代文书制作通常由两名以上属吏书写,相互监督以避免文书制作过程中出现错误<sup>②</sup>。敦煌马圈湾“居摄三年入郡仓转粮”文书由士吏+候史、候史+隧长或候长+隧长等两两不同组合共同负责大煎都候官粮食“入受”或同样出于此种目的。类似有两名官吏出现在粮食“入受”现场情况还见于居延新简,如:

88.入麦小石百八石三斗 五凤四年十二月丁酉朔戊申甲渠尉史充受左农左长佐宗 候汉

① 根据文书内容,为论述方便,文中暂将此类文书命名为““居摄三年入郡仓转粮”文书”。

② 参见李均明:《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9-158页。

彊临

E.P.T52:89

该简为五凤四年(前54年)甲渠尉史受左农左长佐转粮,甲渠候汉彊亲临。“左农左长佐”为张掖屯田系统中隶属于居延县田官“农令”下一级部农长的属吏“佐”<sup>①</sup>,与甲渠候官所处候望系统不同,“左农左长”属边郡屯田系统,两个不同系统间粮食“入受”虽然由甲渠尉史充一人负责,但相关负责长吏(甲渠候汉彊)还得亲临粮食交付现场,甲渠候汉彊的“亲临”即起到了不同系统间粮食“入受”过程中的督察作用<sup>②</sup>。由此可知,汉代边郡跨都尉府辖区或不同系统间的谷物调配,由两名官吏共同负责粮食“入受”当为边郡粮食管理的“常制”。

同样为不同都尉府之间的粮食“入受”,简36~42仅见“掌官士吏”一人主管肩水候官“入受”居延转粮,无其他人监督,这应与“掌官士吏”为“诸吏之长”这一特殊身份有关<sup>③</sup>,当候官出现空缺或无法正常履行候官职责时,只能暂设一名地位较高的“掌官士吏”代行其责<sup>④</sup>,类似于额济纳汉简所见“部士吏”临时代行居延都尉对属吏的监察权<sup>⑤</sup>,这或也是为了应对“始建国二年”莽新朝与匈奴紧张局势而设置的非常态化、临时官职,非汉边塞“常制”。肩水候官“掌官士吏”的出现,使得原本由两名属吏或一名属吏+“候官亲临”这种边郡常态化跨都尉府辖区或不同系统间的粮食“入受”,简化为特殊情况下的一人(“掌官士吏”)主管,既提升了特殊情形下(如战争)边郡粮食“入受”的效率、简化了行政运作程序,同时又体现了边郡政务运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非常态化机动运作能力。

“将廩士吏”与“部士吏”的出现亦显现出居延都尉府政务的机动运作能力。汉代边郡吏卒、家属、从者等各类人群的廩食发放通常由“仓”负责<sup>⑥</sup>,边郡地区的每一级行政机构都有各自的仓,如都尉有府仓、城官有城仓<sup>⑦</sup>、候官有候官仓、诸部有部仓<sup>⑧</sup>,基层的隧也有隧仓等<sup>⑨</sup>,设有仓长、仓佐、仓令史、仓卒等进行管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仓廩管理体系<sup>⑩</sup>。

此外,候、尉、士吏、令史、尉史、候长、隧长等也会参与仓的管理<sup>⑪</sup>。汉简所见也有士吏负责隧长、私从者等部分人员廩食发放情况(见简99ES16ST1:12、35·19、敦522等),而这只是士吏工作繁杂的表现之一,但设专职主管廩食发放的“将廩士吏”代替各仓将领边郡吏卒廩食发放(见前文),则体现了边郡候官给当仓廩体系无法满足正常吏卒廩食发放情况下设专职“将廩士吏”加强管理的非常态化运作。

“部士吏典趣辄”是额济纳汉简所见一特殊册书,其中除了记载“部士吏”要巡视士吏、候长、候史等有无“私去署”、“坏亭隧内外”等行为外,还要监察候、尉有无“赏仓吏平斗斛毋侵”及候长、候史等是否“毋马廩之”等行为(见前文)。按汉制,都尉府对其下所属候官、部、隧的监察常由“督烽掾”进行,如:

- ① 简中“左农左长”为张掖屯田系统中隶属于居延县田官农令的下一级部农长,参见王勇:《秦汉地方农官建制考述》,《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
- ② 见张文瀚:《汉代甲渠候官的后勤管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 ③ 虽然候官内部的粮食付受均由一人负责,如前引简60~65,但是这与候官下设诸“仓”负责候官粮食管理,已起到粮食“入受”监察作用有关(参见赵岩:《也论简牍所见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 ④ 参见汪桂海:《汉简丛考(一)》,《简帛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⑤ 见吴方浪:《额简“部士吏典趣辄”册书考论》,《简帛研究》2015年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 ⑥ 见赵岩:《也论简牍所见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 ⑦ 关于居延都尉府的府仓、城仓,可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38~46页。
- ⑧ 关于候官下仓的设置,可参见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39页等。
- ⑨ 关于边郡隧仓的设置,可参见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所见的候官》,《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森鹿三:《关于令史弘的文书》,《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等。
- ⑩ 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 ⑪ 赵岩:《也论简牍所见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必行加慎毋忽,督烽掾从殄北始度以□□到县索官,加慎毋方循行,如律令 421·8

建武六年七月己酉,居延都尉、督烽掾党有案问,移甲渠 E.P.F22:420

更始三年十一月戊寅,甲渠守督烽掾敢言之:第廿四隧长王阳从故候长张获谨严等,府遣督盗贼、督烽行塞,具吏,檄到,有家属□卢不调利索币绝或毋蓬或币绝□

E.P.F22:282—285

督烽掾有时亦称“督烽”<sup>①</sup>。然而,督烽掾在对候、部、隧的监察过程中常会出现渎职的行为,如:

督烽不察欲驰诣府自出言状宜禾塞吏敢言之 疏768

当出现督烽掾“不察”的情况时,通常情况下都尉不会委派其他属吏行使监督这一重要权力,而是选择亲自兼领督烽掾职,行使对辖区官吏的监督权。如:

后汉元年十一月戊辰,居延都尉领甲渠督烽掾,敢言之诚北 E.P.F22:423

但当督烽掾督察不力,同时都尉自身又由于各种原因也无法兼行督察之职时,都尉只能临时委派一名特使代替他去对某一特定区域内的吏卒行使这一督察权,“専部士吏典趣辄”中的“専部士吏”即相当于都尉府在此情况下派出的特使,由“専部士吏”代替“督烽掾”或都尉行使辖区内吏卒的监督权,同样属于边郡政务非常态化运作<sup>②</sup>。

综上所述,出土简牍所见“将转守士吏”“掌官士吏”“将廩士吏”“専部士吏”等“专职”士吏是汉代边塞地区针对某一特定事务而设置的职责专一化的特殊士吏,不同于普通士吏事务庞杂、职责多样,“专职”士吏的职责更加明确、职务更加专一。如“将转守士吏”将领粮食转运,“掌官士吏”主管粮食“入受”,“将廩士吏”从事廩食发放,“専部士吏”负责粮食监察管理,从转运、“入受”、廩食发放到粮食监察管理,“专职”士吏全程参与边郡粮食管理工作,显示出“专职”士吏作为边郡非“常制”属吏职责的特殊性与机动性。而“将转守士吏”“掌官士吏”“将廩士吏”“専部士吏”等“专职士吏”的设置,侵夺了一些本该属于某一机构或官职日常性工作的职权,体现了边郡政务运作在应对特殊情况时的灵活性与高效性,是两汉边郡政务在特殊情况下非常态化机动运作的产物,可为我们从另一侧面洞察两汉边郡政务运行机制提供新视角。

#### [参 考 文 献]

- [1] 陈梦家. 汉简缀述[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卜宪群. 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J]. 中国史研究,1996,(2).
- [3] 赵 岩. 也论简牍所见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J]. 中国农史,2009,(3).
- [4] 张文瀚. 汉代甲渠候官的后勤管理[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4).
- [5] 朱奎泽. 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J]. 中国农史,2006,(2).

① 参见王俊梅:《简牍所见“督烽掾”试说》,载自《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② 见吴方浪:《额简“専部士吏典趣辄”册书考论》,《简帛研究》2015年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